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沈志兴 张磊 彭俊 丁慧君 译

# 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 / (土) 帕慕克 (Pamuk, O) 著; 沈志兴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KAR

ISBN 978-7-208-06840-7

I. 雪... II. ①帕... ②沈... III. 长篇小说-土耳其-  
现代 IV. 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497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世纪文景

---

雪

[土] 奥尔罕·帕慕克 著

沈志兴 张磊 彭俊 丁慧君 译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316,00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840-7/I · 378
定 价	28.00 元

---

**KAR by Orhan Pamuk**

**Copyright © 2002 Iletisim Yayincilik A. 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7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

我的女儿如梦 (Rüya)

我们注意到的是诸事危险的一面  
是正直的小偷，是慈悲的凶手  
是迷信的无神论者

——罗伯特·勃朗宁《布洛格拉姆神父的报告》

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就象音乐会中响起的枪声一样粗野，却也是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东西。现在我们要说一说十分丑陋的那些事情……

——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

把人民消灭，得罪他们，让他们闭嘴。因为欧洲的光明比人民要重要得多。

——陀斯妥耶夫斯基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笔记

我心中的西方人变得不安了。

——约瑟夫·康拉德《在西方人的眼睛下》

## 目 录

- 01 前往卡尔斯 1
- 02 远方的街道 7
- 03 贫困和历史 16
- 04 卡和伊珮珂在新人生糕饼店 30
- 05 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初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38
- 06 穆赫塔尔的伤心故事 50
- 07 从党部到警察局，然后又回到大街上 60
- 08 “神蓝”与鲁斯特姆的故事 71
- 09 不愿自杀的一个没信仰的人 83
- 10 雪和幸福 90
- 11 卡和教长先生在一起 97
- 12 奈吉甫的离别之苦 104
- 13 和卡迪菲一起雪中漫步 113
- 14 晚餐时关于爱情、头巾和自杀的讨论 120
- 15 在民族剧院 134
- 16 奈吉甫看到的情景和卡的诗 144
- 17 姑娘烧掉自己长袍的一出戏 151
- 18 舞台上的革命 158

- 19 革命之夜 168
- 20 夜里卡睡觉时和清晨 175
- 21 卡在冰冷恐怖的房间里 185
- 22 苏纳伊·扎伊姆的军人事业和现代戏剧事业 194
- 23 和苏纳伊一起在司令部 207
- 24 六角形的雪花 219
- 25 卡和卡迪菲在旅馆的房间里 228
- 26 “神蓝”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声明 235
- 27 卡劝说图尔古特先生加入联合声明 248
- 28 卡和伊珮珂在房间里 257
- 29 在法兰克福 262
- 30 短暂的幸福 274
- 31 亚细亚旅馆的秘密会议 278
- 32 关于爱情、无足轻重和“神蓝”的失踪 296
- 33 害怕被杀 307
- 34 中间人 320
- 35 卡和“神蓝”在牢房 333
- 36 生命和戏剧、艺术和政治之间的交易 345
- 37 准备最后一场戏 357
- 38 被迫“做客”的经历 368
- 39 卡和伊珮珂在旅馆 376
- 40 写了一半的章节 390
- 41 遗失的绿色笔记本 394
- 42 伊珮珂的眼里 401
- 43 最后一幕 411
- 44 四年后在卡尔斯 426

## 01 雪的沉寂

### 前往卡尔斯

长途客车上，坐在司机正后方的那个人这么想着：雪的沉寂，如果把它作为一首诗的开始，那么他此刻内心感受到的东西就可以称之为雪的沉寂。

他在最后一刻才赶上了从埃尔祖鲁姆开往卡尔斯的车。从伊斯坦布尔经过两天暴雪中的长途旅行后到了埃尔祖鲁姆。在埃尔祖鲁姆肮脏、冰冷的车站走廊里，他提着包，打听哪辆是将送他去卡尔斯的车。有人告诉他有辆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那是辆破旧的玛吉茹斯牌客车，副驾驶懒得打开已经关上的行李箱，对他说：“没时间了。”因此，现在他不得不把那个樱桃红的巴利牌手提包放在身边。这个坐在靠车窗的人身上穿着五年前在法兰克福的考夫霍夫买的一件灰色厚大衣。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件柔软的、漂亮的大衣，既令他在卡尔斯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感到羞愧和不安，同时也给他安全感。

车刚一开出，靠车窗的这个旅客就睁大眼睛看着埃尔祖鲁姆城郊的街道、又小又破的店铺、面包房和破破烂烂的咖啡馆，想着：“也许我会看见什么新东西。”与此同时，雪也飘了下来。雪，下得比他从

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姆路上遇到的更猛，颗粒也更大。如果不是太累，如果坐在车窗旁的这个旅客注意到那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他会觉察到正在临近的暴雪，也许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他踏上的是将改变他整个生活的旅程而返回。

但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去。夜幕降临，他凝视着似乎比地面显得更亮的天空，那盘旋飞舞着变得越来越大雪花，对他来说并不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征兆，而是标志着他童年记忆中的那种幸福与纯真最终又回来了。相隔十二年，也就是一个星期前，车窗边的这个旅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第一次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他度过童年和最幸福年代的城市，在那里逗留了四天，就踏上了这个根本就不在计划之中的卡尔斯之旅。这正在飘落的雪，有一种超常的美，使他感到无比幸福，比多年后见到伊斯坦布尔更幸福。他曾是一位诗人，多年前在一首诗中，那首对土耳其读者来说相当陌生的诗中，他写道，一生中终会有那么一次雪会飘落在我们的梦中。

像是在梦里，雪长时间无声地下着，车窗边的那个人，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极力寻找的那种纯洁感，他乐观地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不一会儿，他坐着睡着了，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法入眠，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利用他睡着的这个时间，让我们悄悄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放生活，然而他对政治从来都没有丝毫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诗，脑子里想的也都是诗。他四十二岁，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他蜷缩在座位上，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只是比一般土耳其人略高，由于旅行显得皮肤更加苍白，金黄头发。他喜欢孤独，性格腼腆。如果他知道自己睡着时，由于车的晃动，脑袋先是靠在旁边旅客的肩上，然后又靠在别人胸前的话，他会很难为情的。他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契诃夫作品中



那些生活没有变化而又失败的主人公们的那种忧郁。至于忧郁我们以后会经常提到。我知道，这种睡姿，他睡不了多久，所以现在我想马上告诉大家，他叫凯立姆·阿拉库什奥卢，但他从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喜欢由这个名字的首字母拼成的卡这个名字，这本书里我们也要这么称呼他。我们的主人公在读书的时候就固执地在作业本和考卷上用这个名字，大学时的签到单上也签的是卡这个名字，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向老师和政府官员们让步。他让母亲和朋友们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出版的诗集上也用卡这个名字，因此在土耳其和德国的土耳其人中，他也赢得了小小的却略显神秘的名气。现在，像从埃尔祖鲁姆车站发车时司机对乘客们祝愿的那样，我也想补充对他说：亲爱的卡，祝你一路顺风……然而不瞒你们说，我是卡的老朋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卡在卡尔斯所要经历的一切了。

车过了呼罗姗转而向北直奔卡尔斯。在盘旋崎岖的山道的一个拐弯处，司机突然看到了前面的一辆马车，立刻紧急刹车，卡猛然惊醒。他马上被车上的那种齐心协力的气氛感染了。在拐弯处，在车开到悬崖边上减速的时候，尽管就坐在司机的后面，他也和车后部的乘客一样站起来看着路况。一位乘客不停地帮司机擦着前车窗上的蒸气，卡指给他看他漏擦的一个角落（那人却根本没注意到卡的帮助），擦窗的人稍一怠慢，前窗就成了一片白，卡也和司机一样仔细分辨柏油路到底向哪里延伸。

路标被雪蒙住，没法看清。擦窗的人终于累得停下来，司机关闭了车的大灯，半明半暗中路反倒好辨别了，车内却暗了下来。乘客们提心吊胆，默不作声，看着雪中贫困村镇的街道，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平房中昏暗的灯光，看着现已封闭的伸向远方村庄的道路，看着灯光下那些影影绰绰的悬崖。即使是交谈，乘客们也都是在窃窃私语。

与卡同座的那位乘客，也这么小声地问卡去卡尔斯干什么。很容

易就可以看出卡不是卡尔斯当地人。

“我是记者。”卡轻声回答……这不是实话。“是为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来的。”这是实话。

“卡尔斯市长被杀和妇女自杀问题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同座的乘客说，语气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还是一种羞愧，卡无法分辨。

整个旅途中，卡时不时地和身旁的这个农民交谈着，三天后，当卡泪流满面地走在卡尔斯被大雪覆盖的哈利特帕夏大街上，卡会再次遇见这位瘦高、英俊的农民。交谈中卡了解到，因为卡尔斯医疗条件不好，他带了母亲去埃尔祖鲁姆看病；他在卡尔斯附近的村里养些牲口，艰难度日，但他不想和政府作对；基于他没有向卡透露的一些神秘原因，他很担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像卡这样有知识的人，为卡尔斯所发生的事，大老远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里，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他朴实的话语，交谈中的那份矜持，让卡感觉到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个人的存在让卡感到了一份安宁。这种安宁是卡在德国的十二年中所未曾感受到的，这也使他想到，当了解到一个人比自己更加柔弱无助而对他充满同情时，自己是多么地快乐。这种时候，他会尽量用爱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暴风雪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知道车绝对不会滚入悬崖，天再晚车也一定能够到达卡尔斯。

长途车晚点了三个小时，十点钟驶入了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卡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辆驾马车让

他想起了以前，但是整座城市比多年前卡所看到的和他记忆中的更加忧伤和贫穷。透过结了冰的车窗，卡看到了这十年来在土耳其各地都修建起来的风格近似的钢筋水泥公寓，看到了到处都一样的玻璃宣传栏，看到了跨过街道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的竞选广告。

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的脚刚踏在柔软的雪上，一股刺骨的寒气就钻入了他的裤管。打听在伊斯坦布尔打电话预定好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在领行李的旅客中见到了几张他熟悉的面孔，但下着雪，他没有认出这些人到底是谁。

旅馆安顿好之后，他来到绿色家园旅馆，又见到了他们。一个疲惫不堪但依然潇洒而有风度的男人和可以看出是他生活伴侣的一个胖胖的但活力十足的女人。卡记起来，他们在70年代时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戏剧舞台上，男人的名字叫苏纳伊·扎伊姆。卡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个胖女人有些像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卡还在桌上的其他男人们身上看到了剧团演员所特有的那种惨白的皮肤：在这个二月的雪夜，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城市，这个小剧团有什么事干呢？走出这家二十年前戴领带的公务员们经常光顾的旅馆之前，卡在另外一张餐桌旁见到了一个人，这人似乎是70年代手拿武器的一个左翼英雄。就像这越发贫穷和凄冷的卡尔斯和旅馆一样，卡的记忆也好像在雪的覆盖下被抹去了。

街上是因为下雪才没有一个人呢，还是这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本来就没什么人呢？卡认真读着墙上贴着的竞选宣传，培训班和旅馆的广告，还有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反对自杀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看到茶馆的窗户结了冰，看电视的男人们把茶馆塞了个半满。他记忆中，使卡尔斯别具特色的是那些俄式建筑，看到这些建筑他心里略微感到一些轻松。

卡尔帕拉斯旅馆是由波罗的海建筑师设计的精美的俄式建筑之

一。穿过一座拱形大门，经过一座院子，才能进入这两层楼的旅馆，旅馆的窗户又宽又大。一百一十年前为了便于马车通过，拱门修得很高，卡在穿过拱门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但他实在太累，因而没想太多。我还是说一下吧，这激动和卡来卡尔斯的原因之一有关：三天前卡在伊斯坦布尔的《共和国报》报社碰到了年轻时的朋友塔耐尔，他告诉卡，卡尔斯将进行选举；另外，卡尔斯也和巴特曼一样，年轻女子们患上了奇怪的自杀症。他向卡建议说，如果就这些问题写些东西，并且想看看十二年来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其他人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卡如果想去可以给他临时记者证；最后他还补充说，他们的大学同学美丽的伊珮珂也在卡尔斯。尽管她已和穆赫塔尔离婚，但目前她还在卡尔斯的卡尔帕拉斯旅馆同父亲和妹妹一起生活。《共和国报》的政论员塔耐尔说话的时候，卡却在想着伊珮珂的美貌。

旅馆高高的大厅里值班员贾维特在看电视，卡从他那儿拿到钥匙上了二楼203房间。关上房门后卡觉得轻松了。他认真地分析着自己，这一路上他心里除了恐惧，根本就没想过伊珮珂会不会在旅馆。带着一种强烈的本能，卡对爱情害怕得要命，就像那些想起有限的爱情生活就只有痛苦和羞愧的人一样。

半夜，在黑暗的房间里，他穿着睡衣，上床前，他轻轻拉开了点儿窗帘。看着不停飘落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 02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

### 远方的街道

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但是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在坐满了失业的库尔德人的茶馆里喝茶的时候，像一个充满热情的记者手里拿着纸和笔采访选民们的时候，在爬上贫民街区结了冰的陡坡的时候，在采访原市长、副市长以及自杀女子们的亲人们的时候，雪一直没停。童年时，从位于尼尚坦石街的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对他来说简直和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现在这景象看起来却像是预示着他多年来理想中最后的避难所——中产阶级生活的结束和他想都不愿意想的令人绝望的贫困的开始。

早晨城市才刚刚苏醒，卡冒雪从阿塔图尔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赶往堡内街区。这是一个棚屋区，是卡尔斯最贫穷的地区。急匆匆地从落满雪的枣树和梧桐树下走过时，卡看着窗户中伸着烟筒、破败不堪的俄式楼房，看着雪花飘进矗立在木材仓库和变电站之间的那座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却已空空如也的亚美尼亚教堂，看着结了冰的卡尔

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石桥上冲着每个过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着在雪中像是被遗弃了的、空荡荡的堡内街区里那从棚屋中冒出的细细的烟。卡是如此地伤感，泪水盈满了眼眶。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对面的面包房，此时两个小家伙怀里抱着热乎乎的面包，推搡着，嬉笑着，显得那么地幸福，卡也冲他们笑了笑。触动卡内心的不是贫穷或无助，而是以后他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奇怪而又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照相馆空空的橱窗里，在茶馆结了冰的玻璃上（尽管茶馆里塞满了失业后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盖着的空荡荡的广场上。似乎这里是被所有人遗忘的地方，雪无声无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这个早上卡比较走运，他受到了礼遇，似乎他是一个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名记者，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人人都会想要和他握手；从副市长到最贫穷的人都向他敞开了大门。把卡介绍给卡尔斯人的是塞尔达尔先生，他经营的《边境城市报》日销售量为三百二十份，有段时间塞尔达尔先生还为《共和国报》撰写地方新闻（大部分没有被采用）。卡早晨走出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们的地方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时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报社的门口见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这个人对于卡尔斯无所不知。在将要度过的三天时间里，那个上百次被问起的问题也是塞尔达尔先生最先问的。

“大诗人，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边境小城。可是您在这儿有什么事呢？”

卡告诉他，自己是为这里的选举而来的，还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杀问题写篇文章。

“妇女自杀问题就像在巴特曼一样被夸大了，”这位报业人士说道：“我们还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那里吧，最好让他知道一下您到这里了。”

到这里来的外乡人，即使是记者，来到这里也必须和警察打个照面，这是1940年以来立下的一条边远城镇的规矩。由于卡曾经历过政治流放，多年后才返回了国内，而且，尽管没有明说，但人们都能感觉到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存在，因此，卡没有表示反对。

大雪中，他们经过蔬菜市场，穿过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铺林立的车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走过茶馆和奶制品商店门前，看到失业的人们忧郁地坐在茶馆里，盯着电视，盯着落雪，奶制品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块的圆形奶酪。他们十五分钟就横穿过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尔达尔先生停下来指给卡看原市长被刺杀的地方。据说原市长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刺杀的，他下令拆掉了一个违章修建的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依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块建筑，现在大部分都作为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共和国报》，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对此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尔达尔经营的是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到，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义分子。但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



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